

明天儿童文学创作文库



校园小说系列

哭泣的琵琶

王延辉\著

明天出版社

明天出版社

明天儿童文学创作文库
校园小说系列

哭泣的琵琶

王延辉 著

校园小说卷

哭泣的琵琶

王延辉 著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开本 32 6 印张 95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..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7-5332-2587-2

1·542 定价 6.3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舞蹈学校学生生活的小说。聪明、善良、勤奋的舞校学生夏亭,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终于获取了进京参加全国舞蹈大奖赛的资格。作者通过围绕夏亭及其父母、老师、同学等等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,展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。

第一章

上 午

宋红老师悄悄带上房门，走了。

夏亭双眼微闭，想象着宋老师踮脚轻轻滑过走廊的模样，觉得又好玩儿又感动。

谢谢宋老师！

夏亭噙起嘴唇，朝门外啾了一个 kiss，然后慢慢地睁开眼睛。

寝室里一切如旧。四张小铁床，配着四个小床头柜。靠窗口的桌上，依然堆放着散漫的书刊、小食品、暖瓶、口杯等等。还有凌乱且永远潮乎乎的紧身衣、紧身裤，也依然飘摇在横穿房间中央的铁丝上。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因此能看见阴郁的天空，能感觉到从窗缝间溜进来的瑟瑟秋风。房间也因此显得清冷和缺乏色彩。

夏亭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自己已住了近四年的房间，同时感到一种死而复生的欣喜和亲切。

鼻腔里甚至有些发酸

如果刚才晕倒以后，一直不再醒过来，不就……就此玩完了吗？哈！死原来这么容易？这么偶然？

夏亭明知自己眼下有点太夸张，有点自个儿唬自个儿，但肌肤上还是悄然掠过一片凉意。她不敢多在这种凉嗖嗖的感觉里停留，急忙扭转念头，仍旧一门心思端详四周围的陈设。

男生们私下里还不知怎么猜测女生寝室的花哨和浪漫呢，若来看一下，准得大失所望。说不定因此就看低了我们呢。

夏亭抿抿嘴里笑着想。

其实，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哪个不爱美爱得一塌糊涂，更何况舞蹈学校的“小天鹅”们。可是，公寓管理员铁定了的规矩谁敢碰？往墙上多砸一个钉子也要罚款呢，还想挂彩画玉照什么的？干脆没门儿。

不过最近更显得清冷了点儿也是真的。董丽和岳甜甜一个断了胳膊一个扭了脚筋，都回家养伤去了。两张小铁床上都卷起了被褥，罩上了床单，还蒙了一层薄尘。就剩下你，还有大大咧咧的燕娃。再加上最近为了那个要命的选拔赛，就更没心思收拾屋了。

选拔赛……夏亭心里仿佛有一股火蓦地烧起

来，两只胳膊肘一使劲，就支起了上身。

但她紧接着又感到一阵晕眩，急忙又闭上眼睛，轻轻躺下了。

大幕刚刚闭上，你就晕倒了。评委们的反应你一点儿也不知道。虽然刚才宋老师直说很不错说很出色，谁知那是不是在安慰你呢？

唉……

夏亭叹口气，手摸索着伸向床头柜，啪地一下打开收录机。

音乐就水一样地流了出来。

是《哭泣的琵琶》。

《哭泣的琵琶》——这真是一个好名字，也是一个好舞蹈。是宋红老师根据白居易的长诗《琵琶行》改编的双人舞。

刚接受这个舞蹈时，夏亭真有点儿怯，觉得再现那个一千多年前的琵琶女商人妇的形象，实在难度太大了点儿。宋老师也承认这一点，说承担这个舞蹈，夏亭的年龄是小了点儿，阅历也浅了点儿，文化水平理解能力也低了点儿。

不过，要是真理解了真胜任了，那可就是一个突破，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啊。何况，就全班女生素质来看，也只有出类拔萃的夏亭合适。宋老师又说。

宋老师对夏亭一直另眼相看，这是全班同学看在眼里馋在心里又颇有些妒意的。

可是，关键时刻你却晕倒在台上了。

夏亭啪的一下关上收录机，心里懊恼得简直想哭。

好在没倒在评委面前，好在最后一个造型已经定位，你才懵懵懂懂看见两面紫红色的大幕，像一双巨大的翅膀远远地迅速地合拢过来，然后把你带上了天空。

只是在此之前，你的表演又怎样呢？你的技巧又完成得如何呢？

夏亭极力想条理回忆，以便做个自我评价，但脑子里却不是乱成一锅粥，就是一片空白。

这场演出非同小可，是进京参加舞蹈大赛的选拔赛，有专门的评议小组。评委大都是北京的专家权威。进京参赛可不是轻而易举天天都有的好事，如果真能去甚至再捧个奖回来，就意味着奖学金，意味着毕业后有可能再入北京舞蹈学院深造，意味着将来——将来是什么？是成为全国……甚至全世界最好的舞蹈演员、独舞演员、领衔主演，而不是伴着那些讨厌的歌星绕来绕去的小蜜蜂——也意味着妈妈的笑脸。

想到妈妈，夏亭心里不自主沉了一下。

这几乎是一种习惯心理了，每次想到妈妈，夏亭心里都是沉甸甸的。自从真正了解和理解了妈妈之后，夏亭觉得自己的生活目的已经和妈妈的欢乐密

不可分了。

那么，如果妈妈看到刚才的演出会怎么想？这场演出在妈妈心中的份量可是够重的。

好在妈妈没来。

许多家长都来了，据说外地的家长也有赶来的。但妈妈没来。妈妈根本就不会来。

燕娃的父母也没来。燕娃的父母是常来常往的，今天却没来。

而妈妈不但从来不来，并且一直告诫你不准和学校说起她做过舞蹈演员的事。

妈妈很早就离开了舞蹈，她一直觉得那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，简直是一种背叛行为。她说当初她突然决定离开时，她担当的角色一时没有人替换，导演都快要急哭了。可她还是坚决离开了。妈妈不愿让学校知道她是你的母亲，她怕她的名声会影响你的前途。

妈妈当年曾经很走红，是团里的台柱子。当时，妈妈表演的芭蕾独舞《天鹅之死》，赢得了极大的喝彩。尤其是当时的青年观众，在看了多少年的样板戏之后，第一次领略真正的芭蕾风韵，简直欣喜若狂了。

妈妈生活中的巨大转折，也就是在这时来临的。

那是一次幕间休息，导演正给妈妈说戏，一个青年军人来找导演。导演让妈妈稍候，然后和青年军

人寒暄。妈妈站在一边静静地等着，不时感到青年军人的眼神瞟向自己，并且隐约含了笑意。妈妈虽然有些诧异和羞涩，但并没有太当事儿，因为妈妈那时可不缺崇拜者。

妈妈更没想到，命中注定她要 and 这位军人共度一段岁月。

那之后，妈妈再见到军人，军人已脱下了军装。妈妈是从那副令人不安的眼神中认出他的。那是早功时间，练功室一般不允许外人进入，可妈妈不论跳还是转，却都不得不忍受那双紧紧追逐着她的享有特权的眼睛。

后来，导演夫人就给那双眼睛做媒来了。

导演夫人做媒的方式奇怪得叫人发笑。

她说她和导演其实都反对妈妈早恋，更不希望妈妈早婚，但男方是文化局长的儿子，而且人家当初是应导演的邀请来看演出，才对妈妈一见钟情的。最严重的是，为了妈妈，人家已经想方设法提前复员了。

她说她是迫不得已来做妈妈的工作的。

她说导演宁可自杀也不愿毁了自己的演员，无奈只好由她来给妈妈说开。反正——决定权在妈妈手里。

妈妈那时当然不愿过早婚恋，妈妈那时正是演员的黄金年龄。

但恰也正因是妙龄青春，导演夫人的话反倒逗起了妈妈的兴趣。

一个为了爱情能够想方设法提前复员回来的人，至少是个感情浓烈敢说敢做的男子汉。妈妈想。

因此，当这位已经在她心目中引起好感的男子汉，频频向她发起攻势的时候，妈妈很快就被征服了。

妈妈当时的年龄，在舞蹈界是严格禁止结婚的。妈妈只好忍痛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舞蹈和亲爱的剧团。这使同事们简直难以想象，使上上下下都深感惋惜和愤怒。尤其是导演，据说他为此竟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。

夏亨曾问过妈妈，当时是怎么了？难道爸爸的魅力真就如此巨大如此不可抗拒吗？

妈妈回答这个问题时很痛苦，许久，才无奈地笑笑，说，当时一是年龄太小，感情太投入做事太轻率。其次是虚荣心作怪，贪图爸爸是“高干子女”，人又长得帅气，而且一复员回来就安排了挺重要的工作。再就是身处当时境地，自己已经做不了主，团里的领导也做不了主，一切都是爸爸和他的“高干”父母策划实施的，连结婚证都是现成送到妈妈手里的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爸爸曾答应妈妈，结婚以后，可以让妈妈再转回剧团或者另外换一个团，保证不会让妈妈荒废自己的事业，保证让妈妈重返舞台。

最后这一点对你爸爸尤其是他的父母来说，确实不难。但是他们偏偏就不去做。我恨他们一辈子。

妈妈说这句话时的神情，使夏亭又同情又吃惊，那时她还不太明白，舞蹈之于真正热爱它的人，几乎就是一道终生难以摆脱的符咒。

妈妈……夏亭此时忆起那一刻，禁不住感同身受地脱口叫出声来。

接下来，夏亭意识到自己心里脸上都充满了苦笑。

夏亭发现自己可能真是病了，她知道自己平时是根本没有闲心留意怎么笑怎么哭的，而且也从来不像此刻这样，尽管烦恼焦虑，总还是有一股倦倦的慵懒和无由来的伤感悄然充盈着四肢和思绪。看来我是实在太累了。刚才在医务室里，不是连医生也说是因疲劳过度引起虚脱和晕厥的吗？

夏亭这一阵拼得确实够呛。除了宋老师在学校里的严格训练和排练，妈妈每个星期天在家里对她的要求也同时残酷地升级。

是残酷，一点不假，妈妈也承认这两个字。

除了那根随时会抽到身上的竹竿，妈妈最近又动用了烟卷。

妈妈不会抽烟，但只要夏亭一开始腿的“控制”训练，一支袅袅绕绕的烟卷便夹在妈妈的手里了。

夏亨的腿无论抬高到多少度，那个红红的火头总闪烁在腿下一厘米的地方，稍一放松，肌肉即刻就触着烟头，就灼起一个泡儿。

这是从夏亨承担《哭泣的琵琶》以后开始的。

因为这个唐代舞蹈需要大量的腿部语言来展示。

妈妈说这不是什么新招儿——左手一支烟，右手一根竿，烟头训的是毅力，竹竿打的是懈怠。妈妈说她过去的舞蹈教员就这么说，这么做。

夏亨在寝室里从来很留意，尽量不让燕娃看到她身上的斑痕。

燕娃偶尔发现一点并大为惊讶时，夏亨总是能随便找个什么理由一带而过。她明白燕娃永远也不会理解她和妈妈。尽管燕娃正在逐渐加深对舞蹈的了解和热爱，但她的血脉里毕竟缺少一种真正的资质。

还有班上其他的女生，她们与夏亨更加不同。她们只把舞蹈看作是一门技术一种生活的手段，而夏亨则是把舞蹈当作生命当作全部的生活。她们将来可以做舞蹈演员，也可做时装模特，也可以凭着优美的身段步态做点别的什么，而夏亨只做舞蹈演员，只能做舞蹈演员，而且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舞蹈演员。

除了疲劳，是不是与营养也有关系？夏亨自惭

形秽地讪笑一下，摇摇头，然后试着坐起来，仰靠在枕头上。

医生刚才是因为没做深入检查才没下这个结论？还是不相信这年头居然还会有一个青春少女营养不良？尤其是在这所挥霍成风的堂堂艺术学府里，哪个姑娘不是吃喝玩乐，无忧无虑的？也许医生以为舞蹈演员要保持体形要减肥，所以才饿成这样的吧？

可我没有这些毛病，我的体形像妈妈。妈妈高兴的时候总是爱怎么说来着？“天生的舞蹈演员坏子”。

我可不像燕娃，见风喝凉水都胖，为此不敢吃饭，光吃水果，一年四季不缺西瓜、樱桃、花旗雪糕、美国佬冰淇淋什么的。

我其实最能吃，越使人发胖的东西越能吃。

可你偏又没有燕娃那份好条件。人家有“款爸”“款妈”供着，你却只能心里有数才行。

尤其是星期三中午“放风”时分，对你更是一个考验。

平时宋老师严格禁止出校门，乱花钱。一到星期三中午，燕娃和其他的小姐们，就跟疯了似的往外蹿，大包小包往回拎。

这时候，你就总是跑到练功室去，不练功躺在地板上胡思乱想一通，估计她们把买回的食品都大嚼

一顿，并且收好放好了，才回寝室。你和她们不一样，你没有父亲了，只有一个穷母亲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姥爷。妈妈和姥爷为了供你上学，已经是省吃俭用地活，起早贪黑地干了，你哪还有理由奢侈无度大吃大喝？

妈妈和姥爷明显见老了。

妈妈的白头发近来长势凶猛，夏亭都不敢帮妈妈往下拽了。“拽一根长十根”，夏亭笑着劝妈妈自己也不要拽了。但夏亭心里明白，那哪是越拽越旺的缘故，都是为女儿操劳的结果啊。

还有姥爷。

想起姥爷，夏亭心尖上蓦地一阵抖颤。

夏亭总也忘不了去年除夕之夜那幕情景。

那一刻，年夜饭刚吃完，夏亭正帮着妈妈收拾饭桌，眼睛一边不时瞅几眼电视节目。突然，夏亭看到正注视着屏幕的姥爷，一闭眼就靠在椅背上打起盹儿来，长长的眉毛也几乎要倒伏下来，遮盖住刚刚还那么要强的眼睛。

夏亭那一刻热泪盈眶，她望着七十多岁的姥爷，望着这位可亲可爱的老人，她觉得自己生平第一次目击了老人的真实以及某种神秘，第一次意识到姥爷是真的老了。

姥姥去世早，是姥爷把妈妈带大的。妈妈离婚

后，又回到了自己家里，又缩进了婚前自己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，姥爷又重新照料着这个任性倔强的女儿。

几年前，夏亭重又回到妈妈身边后，姥爷又毫不犹豫地就把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夏亭身上。

好在我总还算是个懂事的孩子。入学以来，尽了我最大的努力，也算没辜负妈妈的期望姥爷的辛苦，没辜负老天让我重新回到妈妈身边来的这份美意。

夏亭心里悄然泛起一丝欣慰，不由得长出一口气。

她翻翻身，又翻翻身，她感到眼睛涩涩的，觉得该再睡上一会儿，补补体力。

可是闭上眼，又一点睡意也没有了，思绪反倒愈加活跃，止不住老翻腾过去的一些事情。就又睁开眼，任思绪漫无边际地飘荡。

从没有过这样一个清静安闲的上午，也从没有过这种莫名的惆怅和散淡的心境。空气中也似乎充满了独特的气味，全力将夏亭推向一种回忆和冥想的状态。

夏亭于是感到自己仿若置身于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，记忆正如同轻风徐徐鼓满船帆一般，悄然吹开着她的心扉。

那天，夏亭和另外几个不同体型的同学到一家

服装厂量身，学校在这个厂里订做了一批练功衣。做完这事回校要进大门的时候，夏亭猛然听到有人喊“亭亭”。

在这个城市，除了爸爸，再没有人这样叫她的名字了。

夏亭的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
那一刻，你意识到你其实多少年来，一直就在期待着这个声音。

你慢慢转过身，定定地注视着不远处那个泪流满面，嘴巴一张一合的妇人，咚咚咚直跳的心顿觉温润如春。

你明白你该叫声“妈妈”，你心里也确实有一声悠长的呼唤在嘶喊着，可飞瀑一般的泪水封住了你的嘴巴，身体也被铁钉一样的泪珠死死地钉在地上……

直到妈妈的声音又传进耳朵里，直到妈妈的脚步开始缓缓迈动过来，夏亭才猛然清醒，可是脱口而出的却是一句她想也想不到的话：

“你走吧！你回去吧！你走吧！你快回去吧！”

夏亭一边这样高声喊着，一边转身往校园里飞跑。

跑进公寓，撞进寝室，夏亭一头栽到床上，蒙住被子，放声大哭。燕娃她们怎么哄怎么劝也白搭。

后来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也许只是一会儿。夏